

# 語絲

期十八第

版出一期星每

地址	北京大學第一院語絲社
報費	每份本京銅元壹枚外埠連郵費二分半年五角全年一元國外全年再加郵費八角
廣告費	元方寸每期五角十期以上七折二十期以上對折

## 鴉片之戰與甲午之戰

張久

(靳弛齋筆記之四)

「鴉片之戰」與「甲午之戰」都是我們國恥史上的小事，但我在歷史書上看到的詳細紀載都忘記了，只有無意中翻到的幾段鎖事倒給與我忘記不了的印象。這些印象當然是屬於羞恥的，但這個羞恥却不是別人對於我們的侮辱行為，而是我們自己的不要臉。「物必自腐而後蟲生之」，這句話學生作文簿中常用的濫調確是不可磨滅的真理。今將梁章鉅浪迹叢談所記數節鈔在下面：

顏柳橋(浪迹叢談卷二)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七日，嘑夷兵船闖入圖山關，將犯揚州。周子瑜觀察札委餘東場鹽大使顏柳橋(崇禮)馳往招撫。顏有膽略，素喜任事，遂與辦事商人包恪莊計議，稟函但雲湖都轉，許即相機辦理。顏即於初八日隨帶羊酒雞豚等物，赴瓜州渡

江。至象山，縵道瞭望，值夷船飛帆駛進，勢甚兇猛。象山與焦山緊對，顏伺其抵焦山碼頭，以禮招呼，效鄭商人弦高故事，頭頂說帖，跪獻江十。因得卜夷船，見其頭目郭士利，引與郭富相見；詞色慷慨，曉以敬天心保民命諸語；郭漫應之。次日，復截金幣等物，以婉詞導之。時夷人已將瓜洲民房估據，並徧樹赤幟，將江路全行堵截，無一民船往來。而火輪船及三板船已有七八十隻，盡攔入金山北固之麓。顏探聞郭會主戰，嘆會主和，正在設法謀見嘆會，而鎮江已破，傳聞駐防海都統閉城錮民，盡遭屠戮。顏心膽俱碎，即欲為脫身計；而包以揚城危在旦夕，力懲

慮之。顏亦以揚州若失，則夷船必溯江而上，金陵皖江一帶俱不可問，遂激於義憤，幡然復出，因嗎利遜見嘆會。嗎能通噲語，顏曉以戰爭之害，和議之利；轉述

之於嘆會，始有獻銀百萬不入揚城之議。歸復於包，包為轉請於都轉。時城中人人危懼，移徙者十之七八；顏復上夷船，囑嗎會與嘆會允為減銀數。往復數四，議定給洋銀五十萬元，每元作銀七錢一分，遂面與嘆會定約。旋即分次送給，而揚城安保無恙，居民亦旋定安輯矣。余初聞顏柳橋之名，住揚州半載，未見其人，故無由詳其通款之事。後遍詢同人，得包松溪程柏華所述，其膽略識力頗有過人處。柏華復囑顏來謁，因悉其顛末而叙次之如此。是役固由但雲湖都轉，周子瑜觀察之主持，而顏與包之功亦不可沒也。包現為總商，家門鼎盛；顏亦得運同銜，其子某孝廉且以他守候選矣。

雲臺師壽聯(同上)

英夷之不犯揚州，京師士大夫以雲臺閣老

## 本日期錄

- |           |     |
|-----------|-----|
| 鴉片之戰與甲午之戰 | 張久  |
| 別泡子河畔舊校   | 丘玉麟 |
| 別緒        | 學昭  |
| 打油聯句十六絕   | 錢琴甫 |
| 捧場        | 衣萍  |
| 我們的閒話     | 大豐明 |

之居。邗。江。比。漢。鄭。康。成。之。居。高。密，而。以。英。夷。比。黃。巾。之。保。鄭。公。鄉。也。踰。年，值。八。十。壽。辰，恭。蒙。賜。壽。彭。春。農。學。士。以。禮。聯。寄。賀。云，「新。恩。又。見。臨。襄。野，近。事。爭。傳。保。鄭。鄉，」即。指。此。事。

看到這裏，真使我的肉一陣陣地發麻！原來這黃巾賊一類的嘆夷所以能敬重阮元的學問，犯他的鄉里，全由於顏柳橋的「頭頂說帖，跪獻江干」，「獻銀五十萬元 每元作銀七錢一分」所致！「京師士大夫」們的架子休矣！

王季烈爲其父頌蔚所作事略（見校禮頌集首）中一節云：

甲午，中日釁起，府君以政府命將遣師率問計於北洋大臣，而中樞反無所主張，會翁文恭公進軍機，乃進言曰，「恭讀聖祖高宗兩朝聖訓，凡事關軍務者，皆由中朝謀定後動。今日戰局既成，非直隸一省事，寧能悉委之北洋！且樞府既有總持軍機之責，尤當先知戰地情形。今軍機處中並高麗地圖而無之，每遇奏報軍情，地名且不知所指，安有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之望乎！」於是樞府始令北洋進高麗地圖。至則所圖並不開方計里，疏略殊甚。府君

乃四出搜求，遇友人之東遊歸者，搜其書篋，得一紙，則日本報館中所附之高麗圖也，凡鐵道，港口，電線，一切皆羅列。府君乃歎曰，「敵人謀之非一日，我乃臨渴掘井，如何制勝！」憤懣久之，既而王師失利，償金割地，委曲求和，府君益爲悲憤。嘗曰，「今之敗績徒歸咎於師之不練，器之不利，猶非探今之論。頻年以來，盈廷習泄沓之風，宮中務游觀之樂，直臣擯棄，賄賂公行，安有戰勝之望！此後償金既巨，民力益疲，恐大亂之起不在外患而在內憂。時局如此，令人有披髮入山之想！」

號爲軍機處，與人戰於高麗，乃並高麗之地圖而無之；其担任兵事全責之北洋大臣始備得一紙沒有開方計里之高麗圖，這除了自打嘴巴之外再有什麼話可說！我看梁章鉅所記還肉麻，看王季烈所記實在只有心痛了！

從甲午至今，三十餘年了。做政治活動的人都以爲自己是覺醒了，民衆運動也特別多了，「打倒不平等條約」「打倒國主義！」等等口號成了小孩子的歌唱。我們族真有希望了嗎？我不忍說，我不願說。我只敢問問許多愛國救國的團體：「誰曾備了開方計里的高麗圖？」

一九二六年五月記。

### 別泡子河畔舊校

丘玉麟

一六〇

院庭銀杏極間懸掛着一幅舊校扯圖：黃銅色的紙地方格上炭描着頹舊門牆，蕭疏樹影，頂側襯綴着嫩籐烘映鈎織爲「Lost we forget」，低隅桃色的朶雲隱顯「星期六晚辭別泡子河畔舊校大會」的細註如晴空雁陣。幾分被這畫藝情化吧，這時環觀着靜院晨曦籠照的草樹房廊，我感悟了臨別這樸陋的老母的恩戀，她的蒜根般稀白的髮髮與燭滴凝般的眼淚都留着我的孤傲生活之薄痕儘夠依依戀慕。牆陰那春來課暇餐能我獨自徘徊倚俛的海棠樹與梨樹慵然正飄墜着臨末的紅白殘瓣，——這時的名花迷醉我的心靈許久直等到數日前纔偶爾聽人說她們是棠梨。我怡然憶起「一樹梨花壓海棠」的佳句。階前黃金般的蒲公英花燦爛。——自密司柯遞給蒲公英花我們傳觀以證據Lowell的Dar. notion短詩之妙麗之後，我開始惜愛這平庸的菊科小黃花了。慚歎結識時遲而今遽將離別，我乃重到棠梨樹底。呵！透映我的凸眼鏡的梨人彷彿攜着一隻褐色絨繩手套。低頭凝察，原來重重墨墨叢聚着百餘憔悴的毛蟲，——數日來蠕爬散佈枝葉間的毛蟲。我驚訝爲何梨花既已謝殘紛飛，毛蟲也就擁聚悴病殆若愛人殉情。我默默短思這個微妙的奇蹟。

毗隣貧民窟的校園與踢球場，我剛纔早操

回來，聯想也殊不願話別。這地方因為春  
 轉身和領略春朝自然的美之緣故，也有些親暱  
 了。若說得不錯，我第一次清晨在場上運動肢  
 幹時，忽見場旁枯木枒梢丹豔輝燦如萬枝珊  
 瑚；及細視纔知是被朝霞，從皇城護樓角射來  
 的朝霞所照染的。沙漠般的闊場在幾日後一個  
 清晨就微顯着青翠，再幾日就有碧油油半寸長  
 的草，現在已像一片綠洲，開着豆大的黃白草  
 花，我每朝又好像在綠波游泳一樣了。京華春  
 天的草木萌蘖比江南故鄉的似較捷迅，大概是  
 因為冬眠得更充足吧，我想。園裏葡萄叢早出  
 了幽闇的墳窟，在棚架抽芽伸腰。玫瑰，桃  
 杏，芍藥也離了玻璃小室，先後開花，除外芍  
 藥的根莖還紅嫩肥短如初生嬰孩。雖然桃花總  
 是悽淡到像沉病的美人，姊妹花銀杏却纔艷到  
 絕像旗裝少女。在嶺南春風裏最嬌小鮮麗的荳  
 花，我近日也縈思着。這園裏雖有荳花兩盆，  
 却塵垢偏污籐葉像垃圾堆間檢煤核的老婦，並  
 非我夢裏所幻擬的珠江靜波上搖櫓的艇女。可  
 是白珠串般垂垂的丁香花飄散着沉沉甜香，  
 一沒有夜合的過甜，玉蘭的過香，我昨夜爲了這  
 樣迷醉靈肉的甜香展轉難寐，思家直到天明。  
 日來牆外高掛着幾尾黑鱗和白鱗的布魚與五彩  
 繪圖的方旗，雖然不明瞭日人是在慶祝何種節  
 典，也點綴這校園更饒風趣，引惹我們體操時  
 的歡笑：校園與踢球場呵，我的健康的新生活

乃由你們得到歡樂。我當懷念着的還有在園邊  
 的貧民窟中穿着雕窗打結的衫褲，或赤裸帶飢  
 號寒的熟識的兄弟姊妹，——我應該叫你們做  
 乞丐或垃圾堆檢煤核的狗蛆如口含金匙誕生的  
 人呼叫你們一樣嗎？每當我寥寂的時候，跑到  
 泡子河畔，直見你們俯仰着搶垃圾堆裏的煤  
 核和舊紙，拾喫着雜含砂塵的殘羹與菓皮，我  
 就心痠眼濕。在你們中不少眉眼清秀的年青男  
 女，——尤其不會忘記的是那一次瞥見你們隊  
 裏有一個臉龐比小姐們還雅麗的小女，白巾包  
 圍着頭髮，如一顆明珠雜混於沙礫裏。聽見你  
 們冬宵在裂膚寒風中大雪下冷凍顫號，這曾經  
 被我怨蔑的破屋我就覺得是似乎還不亞於象牙  
 之宮了。

在校園斜側，短牆圍住的葱鬱的樹林是碧  
 髮藍睛者憩息於大理石下花環旁的塚地。我獨  
 自潛進這塚地徘徊了好幾次總是在春天時候。  
 深秋呢，疊疊墳墓間蟋蟀顫響，或飄舞旋追的  
 黃葉，幽靈附憑似的黃葉常使我駭奔出塚地門  
 外癡立窺視；黃昏鴉鳥的啼叫吧，也使我幻疑  
 着是巍巍道貌高吟「亞孟」的骷髏在做晚禱；露  
 着白骨酥胸，輕紗拖地的骷髏在擁抱着歌舞；  
 詠頌愛與自然的詩篇的骷髏在遙吟俯唱。春風  
 吹開了沉沉墓地的桃花，我彷彿曾在個僻隅的  
 小墓前柏下朗誦莎翁悲劇，妄擬這個陋墓是漂  
 泊的詩人的歸宿地。不知那個午後，偶同幾個

女人環站在這里一個新鑿的墳場旁談笑，似毫  
 不會懼怕這是新開着而將錮關個客骸之地門。  
 呵，這個人生隱謎的啓示之塚地今後也將稀滅  
 我們年青男女的憑弔踪跡，在墓旁印踏或在綠  
 的大棚前窺瞰。以煩擾你們的繚漫的睡夢。  
 不寂寥嗎？這個鬼鄰的塚地。

在這個微風則黑灰濛濛，暴雨則泥漿盈尺  
 的城根，夜間幾點燈火隱耀於牆下和巷口的是  
 賣蘿蔔的，賣餛飩的和黑臉長大的糖菓攤。我  
 夜讀倦了，獨步於這夜幕密罩的荒郊，傾聽狂  
 颺，喫着餛飩，或於月光下靜看賣蘿蔔者削切  
 紅紫青黃的蘿蔔，或眺望側旁那塚地，或留連  
 于糖菓場，抓三個大花生米，兩包杏仁糖，酸  
 菓糖與皮糖：這是日常雜食。秋冬的山東梨，  
 白梨，尤其是沙梨我最嗜喫；蘋果，我欣悅牠  
 的紅潤的顏色和淡清的韻味；桃與海棠也都是  
 從初上市吃到長大的人。譚先生，這樣的生菓  
 過時了，只有桔子肥笨的尊容我始終嫌惡。

「人生太辛苦了，喫點甘甜的吧！」我常微  
 笑這樣對我的房侶說。每當我喫着糖菓的時  
 候。書桌上或抽屜中糖菓圍疊就是我胸中鬱鬱  
 填積的象徵吧。長大的冰淇淋和汽水是我夏天  
 的密侶。這個菓糖攤，我可無論何時自由的拿糖  
 菓狂喫，飲料也一樣，長大的暗地記着老實  
 的除賬，料定我手頭有錢纔來算賬：這最合我  
 的癖好的糖菓攤似乎比我們現在準備的消費

合作社還佳，雖然這個新校的消費社的寇寇鮮牛奶也使我想着流涎。可是城裏的幾間咖啡店和小菜館遠隔海甸，真要想瘋。

最懷戀的是一咖啡店的潔淨濃馥的牛奶，此外就算榮華齋的寇寇，冰淇淋和糕點了。星期日晚披讀着剛出版的文藝刊物，閒坐喫糕點喝寇寇或冰淇淋，苦悶的臉常會顯着溫笑；有時也就上中興樓喝幾壺玫瑰酒，只要摸着袋裏還有錢。記得除夕冷清清在市場悶跑，苦鬱寂寞到胸痛！迷惘地上了一間熟識的菜舖，想喫的年鴨大蝦都賣盡了，只得喝了兩壺酒，但什麼嫩豬蹄筋總喫得不滿意，越增愁緒，反覆獨吟曼殊詩「丹頓拜輪是我師，才如江河命如絲，朱弦休爲佳人絕，孤憤深情欲語誰？」，黯然流淚，忽聽侍者說「先生，今晚除夕，要早休息，沒有好菜了。」呵！沒有菜了麼？我低頭喃喃下樓。這時夜闌人靜，只有無家的孤客旅人，離魂似的遊行攤肆間。我驀地望見燈光輝耀的中興樓，於是淒然步上。怨尤北菜的我這時纔嘗到這里故鄉的佳饌。我歡然飽醉，雖然聽着隔壁清脆的女人聲笑也覺着悵然思家不已；這時圍爐圍鼓的母親，兄弟妻妹也想着萬里外的行人否？

在海棠樹與梨樹下這樣的默思未歇，忽被晨餐鈴聲驚破。我只得進了飯廳喫饅頭和上米粥。門外杏極上的舊校址圖紙背，默想

着琉璃瓦鐵馬釘鏽的新校，總懷着要別了山妻去娶公主之悽變。

## 別緒

學昭

夜深時，偶然聽到一陣啾啾人語，漸悠悠，漸消歇。街樂却又緩曼的起來，過去了。環顧室內，只有小擺鐘的響音，躍躍地在這空空的桌上，那些書本已移放在網籃裏，那些網籃，那些箱子，像小學生排隊一樣的依次堆着，雖然輪船還沒有確期，但只聽一上火車，便如上了輪船一樣，上了輪船，簡直如已到了上海一樣，呀！北京，那麼我們已經遠離着了麼？

這般的夜景，這樣的情形之下，使我要想到來北京時，道村的最後一夜了：還是夏暮的晚上，我與靜姊按照着如每天的課程似的，乘涼在走廊上，伊說：「你是歡喜吃蛋糕的，我與藕一井放在提箱裏，在火車上便可以吃了。」我並不與她客氣，但只說：「在車上或船裏，我不大歡喜吃東西的。」……聽着平壇外有啾啾的人聲，彷彿真的起了一陣櫓聲，伊說：「今天的遊夜湖的……只有今天一晚了，九弟，我們去罷！」我唯唯，然而懶懶的想睡；睡不着的，想一點隨便什麼……我們一同走到岳墳，坐了小毛的船。到什麼地方去呢？」也不知道還是小瀛洲去，或是

往湖心亭去，只是在跨虹橋，東浦橋，西泠橋徘徊了一些時，遠遠的穿過阮公墩後的許家山，二三盞的燈火從風裏出沒着，說市場的燈光雖較燦爛，可也很是疎落。給我以無限的愛好，是這般地靜穆的西湖，從牠的靜穆裏，我開始嘗到人生的甜蜜！

北京是混亂，嘈雜，而且散漫，然而從牠的混亂，嘈雜與散漫裏，亦有靜穆如西湖一樣的超然的靜穆，給我以無限的愛好，我深深地嘗到人生的甜蜜！最近。在我正要離京之前，國務院前的一幕慘劇，驚心動魄的震耀着我了：我流淚，而又微笑，我看到文化之首都的中國北京，這些有爲的青年，是如此地不負自己的使命，如此地認真着去工作，我雖不能預知此後填泥淵的石頭還需要多少，犧牲者，而我將要加入在內？——才成了康莊的大道！我是不失望的，我因而流淚，而又微笑了！

我認識北京的偉大，是我第一步跨進北京的時候：高偉的城牆下，我怯怯的走過；第二次是上天壇時，我更領略盡了壯美的建築！我所留戀的地方，是曾爲我足跡視綫所親近的，然而，我將從何敘述牠呢？

自然，最深切的印象，沒有再勝於補樹書屋了，牠將在我一生裏占着最尊貴的光榮，我豈能比擬牠！我在那裏收受着好意，好意呵！徒然的收受着，我有什麼可以報酬的呢？

富於南方的多情，富於北方的闊大，照料我如長者，親切如哥哥，七個月來，三天中有二個的黃昏，大家聚在這暗暗的燈光下消遣過去的，小弟弟已經睡眼朦朧了，然而還要講故事，我不會講故事，而且每回一開口想說的時候，他們又笑我了，是等待着歸來的人，我講為我所最歡喜的小物件，小弟弟等都坐在椅子裏聽，正朦朧的入睡了，我停止不講，大家靜默着，忽然聽到窗格一響，三個人都跳了起來。時已十下，我急要回寓了。此後，我不敢想像其如何的寂寞了！

他們送我出來，在院子門口站住了。我們將要跨進街堂，忽然退回去了：

「來！你忘記了一件事情！」

「什麼？」我還轉身去，不禁吃吃的笑了。雖然搖手，我笑得更利害了。

兩個影子，靈活地閃在牆上。

走到外間的大院子，我匆匆的向大門去，大門外的幾株高樹，樹梢頭正隱着一輪明月，「請進罷！」我說。

「月亮正好呢！」

「月亮正好呢！」

彼此都抬起頭來，呆呆的望着。

我相信，等我們在月下湖上夜泛時，補樹書屋外的大院子，樹梢頭隱隱的月明，她一樣地照着的。一九二六，四，一一。

伏園先生：

車行了三日四夜，現在，據說已逼近漢口了，在車輪緩慢的轉動聲遲遲的襲進耳際時，我們只有靜默着，似乎並不想牠開快一些。春苔先生說：此刻的心情不南不北，同這火車一樣的遲留在半途。當火車已停住了，甚至於二三小時之久，而不會有一些兒的擺動，這樣沉悶的凝滯的空氣裏，不知不覺的會起一種命運之思，似於茫茫的前途，有不能意料，不可思議的巨大的變化到來。

下車來，在月台旁走走，春的天是如何的蔚然，放射出溫柔而和悅的陽光，春的地滿滿的鋪着翠綠，間着澄黃，遠遠的是青碧，這些比在車窗裏所見的更廣闊，更遠大，也是更清晰的。那些麥穗，如聽着美妙的樂曲，偷偷地按着曲調，擺動牠的身子，那些秧苗，因為是那樣的雅弱，又是那樣的天真，所以極自然地流露出牠們的春的歡醉。我忽然覺得我手上十分輕輕的，伸起手來一看，才知是剛在的一陣和風中，將牠帶得來的，是縹然高飛的楊花。雖然不曾聽得鳥聲，已夠令人感念到『千遍鳥聲千種囀，二月楊花滿路飛』的南方的春了，可惜的，今朝已是三月五日了！我想：北京這時候，飛機在空中盤旋的聲音正熱鬧，使得人

們從街上兩旁的店屋裏跑出來，漸漸的增多，擁擠，混亂，驚怖，站立在店門口，舉首痴呆地遙望天空，每個人都是留意有礙於他們生命的事機。轟的一下，聲聞數里，大家的心是裏得緊緊的，可憐是經受不起炸彈的轟擊呵！

回想在上車至今，過去了三日四夜，然而我覺得好像已有多少年的樣子了。我很明白：這不是時間的問題。若在北京，這三四天的工夫，莫說一眨眼會過去，而且在炸彈飛機之下，煩擾喧雜的情形裏，誰又能體味時間的意義呢？此刻看到這般艷麗的風景。雖然火車的遲緩與停留，是怪膩煩的，可是我不能不感到『人間才一日，天上已千年』的情緒，當我想北京的時候。

你的工作還是那樣地忙亂，小弟弟又在假期內，還如平日的想人說故事罷？補樹書屋的寂寥是為我所能想像的：還有，飛機炸彈下的北京！

附奉別緒一文，不知能刊否？這覺他第二次決走的前晚所寫的，這回走成是第五次了，不過情緒還是一樣的。

祝你與小弟弟都好！

並請隨時轉致諸位友朋們。

淑章。

四月十五日，

於漢口。

### 打油聯句十六絕 錢琴甫等

友人于品三以其友錢君等所為打油聯句十六絕見示，喜其可於苦悶中發一笑，特為錄出。  
（農）

丙寅立夏即事 琴甫錢源鑫第末是稿奉呈  
品翁大方家 吟壇敬請 品正

看人睡覺眼模糊，  
宛似一幅春睡圖。  
可歎糲糟吃不得，  
蜜糕煮得真場塗。  
低能先臥榻高能，  
睡眠模糊大想申。  
可惜酒釀還未煮，  
蜜糕一塊幾時吞？  
門外有人收拾窗，  
敲釘撲落白粉牆。  
可憐陳福把鐘打，  
近視緣何不配光？  
坐中有人姓錢的，  
恐被天津人來欺。  
窗外忽聞阿一衛，  
原來此能真太低。

門兒一開閃進頭，  
一看乃是聽差啾。  
陳福未來糲糟冷，  
可憐糲糕未到喉。

高能先生想吃糕，  
蜜糕一片煮膩糟。  
糲糟未吃蜜糕盡，  
大概不如興豪。

一半糲糟煮蜜糕，  
蜜糕吃了吃糲糟。  
糲糟不如蜜糕好，  
蜜糕那及糲糟糟？

忽聽門外丁丁，  
疑是花窗因因。  
因了以後啾啾，  
畢竟先生能能。

詩興忽發咏糲糕，  
一片蜜糕一碗糟。  
連吞帶嚼糲糕了，  
糲而糕之怎麼好？

蜜之糟兮愛之糕，

糲糕忽逢老爺高。  
一場糊塗緣底事？  
曹老爺做糲糟糕。

何人敢把蜜糕吞？  
想是高能榻上人。  
一部魯詩真爛熟，  
韓齊毛業不須論。

出門小便去一場，  
歸來忽見花方窗。  
想要走進把身閃，  
木匠無知把身障。

自己摸著嘴上油，  
晚飯疑已占先籌。  
忽見碗筷在茶几，  
究竟吃否大搔頭。

一頭夜飯忘記吃，  
左思右想心頭急。  
心頭急兮可奈何？  
嘴上油兮雙脚踢。

蜜糕還是蜜糕，  
糲糟還是糲糟。  
糲糟可以不必，

蜜糕還是非吃。

憑君愛蒸老蛋糕，  
蛋糕老兮吃不消。  
勸你莫愛蛋糕老，  
還是同君去吃糟。

### 捧場

衣萍

靜之吾兄

情書一束出版後，就想找個什麼人捧場捧場。記得美國有本雜誌上，曾繪着一幅圖畫，上面是一對著作家夫婦。男的一隻手高舉起他的一冊新著，向着女的說：「吾愛，世界上只有你懂得我這本書的好處呀！」女的笑着說：「是的，吾愛，世界上只有你寫得出這樣的好書呀！」這幅圖畫會幽默地印在我的心中，很久很久。我想，要是我的她不病在醫院，趁着我的拙作現在出版的良辰，我們倆又何嘗不可關起房門再繪一幅那樣幽默的圖畫呢？然而偏偏她又病了。我的天呀！世界雖大，你教誰來替我這冊小書捧場呢？

天沉下臉兒，似乎在說：「你的朋友呢？朋友嗎？我的朋友，從近處數起，由北京而南，而南京，而上海，由上海而數到外國，到巴黎，到倫敦，到柏林，到紐約，到……一總算起來，也不過一打吧。這水難救近火，在

外國的朋友不用提了。北京的朋友，就將「語絲」的一班夥計們說說吧：「語絲」的老夥計

，周魯老，周豈老，錢玄老，劉半老，林玉老，……這些老頭兒平常都不喜言情說愛的，

是的，周豈老鬚髯譯過一些言情說愛的小品吧，然而現在也不譯了。——對於我的拙作不會賞識，也不肯捧場吧。其餘的小夥計，如「老板」，如品兄，如……雖然都是「二八年華」，却已經宣言「古井不波」了，也未必肯來

對於言情之拙作而加以恭維吧。只剩得一個做過月夜的川島，川島，是的，只有川島，他也曾熱烈地言情說愛過吧，然而他現在是做了父親的人了。有了女兒的川島，還能來陪我言情說愛麼？哦，不用找，「語絲」的一班夥計，全

沒有替我捧場的希望的。北京沒有了，於是找到南京；南京的兩個朋友：一個病了，一個瘋了。南京沒有，於如找到上海，找着自稱為「情痴」的靜之，做過蕙的風的靜之。哦，靜之！

你，你一定得替我捧場了！

於是我想將情書一束寄一冊給你，靜之，我想，「世界上只有你懂得我這本書的好處呀！」但是，天呀，偏偏不湊巧，靜之，你的通信處呢？你一個月搬了兩次家，我已經把你的通信處丟掉了。我要將這冊小書寄到上海的什麼地方給你呢？哦，哼，情書一束寄不出，捧場的人找不得！她是躺在牀上呻吟，我

是對着板壁生氣。

氣生完了，沒有法子，還得來自己捧場。

靜之，你聽——

小仲馬搖頭擺腦而嘆曰：「我也許再能作一篇半個世界 (Le Demi-monde)，但我却不能再成茶花女 (La Dame aux Camélias)！」

章衣萍搖頭擺腦而嘆曰：「我也許將來能做什麼再好的小說，可是我却不能再成一部情書一束了！」

假如父親不許他的兒子看情書一束，情書一束會悄悄地跑進他的兒子的口袋中；假如母親不許她的女兒看情書一束，情書一束會悄悄地跑進她女兒的繡被裏！」

唉，唉，捧完了，肉麻，肉麻，好臭，好臭！

「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對，誰說不是？

小仲馬，哈，我不想做小仲馬，我連大仲馬也不想做，我只是打一個譬喻！

靜之，你想，我的鬍子一年長一年了，還有什麼臉面老是這樣言情說愛下去麼？我的玫瑰的道路已經走完，橫在我的前面只有荊棘的道路。

情書一束大半是多年以前的稿子，寫得那樣粗疏，那樣瑣碎，那樣無聊……

而且付印前後，我病了，她病了，她病了，我又病了，病到如今，她還在病。靜之，你看，書中的一些要修改的地方，我也來不及改。漏洞，缺點，我自己會指出幾處。

而且，印錯了也希奇，你看，上卷的一篇稿子上「賣黃瓜的車子」，印作「賣西瓜的車子」。哈，哈，錯得何等幽默！

然而，還是不說了，「家醜不可外揚」，自己的醜，難道就可外揚麼？打折肘膊向裏灣，自己終說自己好！

「桃色的衣裳」的全篇，「紅迹」的一部分靜之，你看，那是我所稍稍滿意的，你及你的夫人看了怎樣？

嗚呼，假如我幸而囊中能有幾十吊銅子，我將如北京國民大會時某派一般，二吊銅子顧一名嘍囉來捧場，不幸而我囊空如洗，我只好自己來捧場，寫成這樣不害羞的自己捧場的信。

知我罪我，聽諸君子。

衣萍 五月十七日  
寫在她的病榻前

### 我們的閒話

八

沈默是一切的最好的表示。「吾愛——吾愛」地私語尚不是戀愛的究竟成就，天平天平

的呼喚也還不是表出極大的悲哀；在這些時候真的表示應是化石般的，死的沈寂。有奇蹟在眼前發現，見者也只是沈默，發怔，無論這是簾帽底下飛出一隻鴉鴿或是死人復活。不可能的與不會有的事情發生都是同樣的奇蹟，同樣的不可思議。譬如有人把一個人活活地吞下去了，無論後來吐不吐出來，看客一定瞪目結舌說不出話。將來還吐出來呢，那是變的上好的戲法，值得驚服；倘若不吐出來，那麼就是簡直把他果了腹，正如同煮了吃或蒸了吃一樣，這也是言語道斷，還有什麼話可說。「查得吃人一事，與公理正義顯有不合，……」這樣說法豈不是只有傻子纔說的呆話？

三月十八日以來北京有了不少的奇蹟，結果是沈默，沈默，再是沈默。這是對的，因為這是唯一適當的對付法。

但是這又可以表示別的意思，一是恐懼，二是贊成。不過在我們馴良的市民這是怎麼一個比例，那可就很不易說了。(豈)

九

「這個年頭」說話真不容易，動不動就會得罪人，大約因為人心不古，心虛的人太多，隨便的一句話不觸著這個人的創傷，就刺入那個人心的坎。前回語絲登了一個廣告，說及不用別人的錢，豈知觸了收過章士釗一千元津貼的報社之忌，大家很是惶恐，生怕惹出是非來。這回語絲上所登的啓事裏又發見了違礙字樣，即是本社別無收入，這豈非又要被現代評論見怪麼？誰起草這個啓事的，真是太小小

心了。奧國福洛依特博士編印的少女日記內會說起少女對於性的聯想之敏感，她不注意地說了一句話，容易引起性的聯想，她很懊惱，在日記上說這些應當避忌的字句很多，須得記住纔好，最好是一一計錄下來，恐怕要有一大張。(僅記大意，不及查原文。)我想這倒是極好的辦法，我們應該仿行。倘若能夠仿三場糕式或字學梁隅的樣子，把許多犯諱的字例如士釗，一千元，津貼，收入，別人的錢等都羅列出來，使人一目了然，免得誤用觸犯，那是功德無量的事，——我想紅十字會或者此刻應當出來辦這件事能？(豈)

十 「揮手郎圖」

晨報副刊上有人稱該報的前「廣告圖案」即所謂琵琶詞侶(Bardolier)的畫為「揮手女郎圖」，我的兩個朋友見了都不以為然。一個是喜談法理的，他引了舊京副上丙丁先生的譯詩，證明這是喀都路死(Cathartes)的悼弟詩的插畫，而揮手者即是詩人自己，查該羅馬詩人據可靠消息確係男子，則圖中所畫也非女郎可知。又一個朋友是專講事實的，他說這揮手的是男子，因為明明畫著男子的胸部。若在中國或者說不定，但在古羅馬未聞有束胸的習慣，所以當然不能有這種畫法。總合兩人的意見，以為應訂正畫名為「揮手郎圖」。但是正如兩個桃子害死三個「讀書人」，這種事情是不必計較的，也味可知。一孤梅先生說過的，那裏還會錯麼？(大閑)